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马红军
著

翻译批评散论

5.9

外翻译出版公司

681

143109
4915

翻译批评散论

马红军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批评散论/马红军著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12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638-6

I. 翻… II. 马… III. 文学-翻译-研究-文集

IV. I0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30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臧惠娟

排 版/中外名人信息公司

印 刷/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7.5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0 年 1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638-6/H·214 定价:11.20 元

前 言

翻译批评向来是译学研究领域一个敏感的课题,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近年来与之相关的论著并不多见。笔者在担任英语专业研究生及本科生的翻译课程期间,阅读了一定数量的翻译书籍,对译界某些流行的做法、观点及典型译例颇有些不同的看法。好在时下的学术争鸣气氛日趋活跃,尽管仍有些忐忑不安,我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观点亮明。

这本小书从动笔到完稿历时五年,可以说是笔者这些年翻译教学实践的总结。其中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各自成篇,务求做到例证信实,分析透彻,旨在以小见大,寓理论于实例。

就本书所引用的译文,笔者特做如下说明:

一、既然是翻译批评,从现有的书刊中选取译例是不可避免的。我选择的标准有两个:首先,该译例必须具备一定的讨论价值和相当的难度,或者很有争议,因此本书并不涉及简单的误译,除非它们有助于说明某一问题;其次,该译文的出处应是有一定档次的专业书籍或刊物,而作者也多为较有名望的译家。

二、对所列举的译文,本书在引文后均注明了详细出处。这样做并非有意和哪位作者为难,而是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核实,从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况且有些名家的译例十分精彩,笔者实不敢掠美。如果一些作者因此感到不快,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三、书中就某个译文及观点所做的评论,仅代表我个人的看

法,而且只限于对个别问题的探讨,因此并不涉及所引书刊的总体质量,更不说明原作者的总体水平,这一点想必是不言自明的;至于那些我冒昧给出的译文,有的也并不一定比原译更为妥帖和高明,是否有可取之处,还有待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笔者在成书过程中广泛征求了英美人士和同行的意见,书中的绝大部分译文也都进行过多次修改。尽管如此,其中的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我在此诚恳希望译界的朋友提出意见和批评。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毛卓亮教授、外籍教师 Omar Fahoum、Janet Uri、David Kerbel,以及近几年上我翻译课的研究生,如果本书能在翻译批评界激起一丝细小的浪花,这也是与他们坦白有益的批评和慷慨无私的帮助密不可分的。

马红军

1999年6月



杂

感

名人与明白人

凡姓名为大家所熟识的人物皆可称为名人,名人的言论自当产生名人的效应,翻译界恐怕也不例外。笔者初学翻译时,对那些翻译大家的手笔总是奉若神明,即令遇到自己百思不解的译文,也总是首先怀疑自己的理解力,再不然便认定原文必是如此。总而言之,确信名人大抵是不会犯错误的,否则人家怎么会当名人,译作又如何能出版?大概许多读者或多或少有相同的看法和经历。搞翻译的朋友大都知道那篇错将 cows 译为 crows 的文章,其实名人出错本不足为怪,但它所带来的名人效应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这篇文章发表21年后,《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的编写者“宁信名人,不信原文”,公然将 Hawthorne 先生原文中的 cows 改为 crows,这绝非戏言!为了更好地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不妨先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 The wheel-track leading to the door, as well as the whole breadth of the avenue, was almost over-grown with grass, affording dainty mouthfuls to two or three vagrant cows and an old white horse who had his own living to pick up along the roadside. ... (Nathaniel Hawthorne, Preface to 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The Old Manse)

……园门里的林荫大路和宅门前的马车道,杂草蔓生,偶尔有两三只乌鸦飞来,随意啄食,在路旁觅食的那头老白马,

也可以在这里吃到几口可口的美餐。……

(引自《翻译论集》，第774-775页)

一位著名的翻译评论家对该译文评价如下：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的话，很少人会相信这是译文。当这篇译文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之后，据说“有一位不懂英文的作家读了大为赞赏，觉得不但译文美妙流畅，而且完全像篇中文创作，没有翻译的痕迹”。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赞誉吗？……读者在读了原文之后，再回过头去读译文，就会立刻觉得原作的一股“圣洁之气”跃然于纸上。这再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翻译，而是原作美感经验的再度创作。我们如果拿原作和译文再多读几遍，就会觉得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打破了种族上和文化上的樊笼，在译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种创作上的满足；在读者而言，得到的则是一种新奇的美感经验。（《翻译论集》，第774、776页）

人名译外加这人名评便果真产生了名人效应。国内出版的一些翻译书刊纷纷引用这篇“译者和原作者达到了一种心灵的契合”的佳译，以供初学者效法。直至有明眼人终于按捺不住，指出该译文实有愧于这番溢美之词，其中有多处误译及漏译，最明显的便是将 cows(牛)错看为 crows(乌鸦)(参见《英汉文学翻译探索》，第154-159页；《等效翻译探索》，第32-36页)。这些错误自然是可以原谅的，本不该小题大做，因为根本不犯错误的人必是从不去翻译的人。但当读者看到下面这段引文时，相信不会不为之震惊：

The wheel-track leading to the door, as well as the whole breadth of the avenue, was almost over-grown with grass, affording dainty mouthfuls to two or three vagrant crows and an old white horse who had his own living to pick up along the

roadside. (Nathaniel Hawthorne)

(译文同上,《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第139-140页)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原文的 cows 鬼使神差地换成了 crows! 我不得不再次查阅原版书,因为实在分不清到底该是 cows 还是 crows 了。为防疏漏及各版本间的不同,我接连核对了数家国外出版社的版本,原文确为 cows! 若 Hawthorne 先生在世,真不知会做何感想! 话已至此,我们还是应该为 Hawthorne 感到庆幸,那位名人的译文虽有误,但引用的原文毕竟是正确的。倘若原文也错,我们是否会永远地“乌鸦”下去,还真是个未知数。想到这,不觉惊出一身冷汗!

阿根廷作家 Borges 在评论他人的译作时,曾戏言“原作有悖于译作”(The original is unfaithful to the translation),此时再细细咀嚼,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译者及评论者名气之大,竟足以令我们怀疑自己,进而怀疑甚至不惜篡改原文! 我想,此谬误之根源本不在原译者及评论者,而在我们自己——我们并未抱着审慎求实的态度,更缺乏应有的鉴别能力,完全被名人吓慌了手脚。

时至今日,翻译界中以讹传讹的例子并不鲜见,明明是错误的或不尽正确的译文,却同时被数本翻译教科书所引用。这一怪现象的蔓延,恰恰说明一些译者自身的鉴别意识和鉴别能力亟待提高。

请看下面几个例证:

例1 Howe gazed at the mushroom fortress with astonishment as it loomed instinctly but grandly through a morningfog.

(Washington Irving)

[译文]这座像雨后春笋般一下子冒出来的堡垒影影绰绰地但傲然地出现在晨雾中。郝将军凝视了一下,不胜惊讶。

“不清晰地”引申为“影影绰绰地”。(以正说代反说)

(《文学翻译原理》,第58-59页,1987年版)

由于书作者未能提供原文的详细出处,笔者虽经多方查找,终因藏书有限,未能找到原文核对,因此无从断定上面的引文有无疏漏。不过从上下文及所提供的译文判断,其中的 *instinctly* 十有八九是 *indistinctly* 之误(*instinctly* 一词用在此处虽能勉强讲通,但无论如何不是“影影绰绰地”)。原译者仅由 *mushroom* 一词便“引申出”“像雨后春笋般一下子冒出来的”等十三字多少有些令人感到茫然。按字典中的解释,“雨后春笋般”主要用来形容新生事物大量涌现、蓬勃发展,将其和“一座”堡垒连用总归不甚妥当(就此译文,本书将在随后的“词义的选择与判断”一文中继续讨论)。请读者注意比较下面的引文:

He gazed at the mushroom fortress with astonishment as it loomed *instinctly* but grandly through a morning.

这座像雨后春笋般一下子冒出来的堡垒,影影绰绰地但傲然地出现在晨雾中。他凝视着,不胜惊讶。“不清晰地”引申为“影影绰绰地”,这是以正说代反说)(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实用英汉翻译技巧》,第83页,1995年版)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1995年出版的《实用英汉翻译技巧》借用了1987年版的《文学翻译原理》中的这个例句,只不过由于粗心丢掉了 *fog* 一词,并且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有意将原文和译文做了小小的调整,如把 *Howe* 改为 *He*,“郝将军”变为“他”,“凝视了一下”改成“凝视着”。翻译实践中这种颇为坦然的拿来主义并不鲜见,偶尔为之好像也不为过。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在拿来《原理》作者所倡导的“以正说代反说”翻译技巧的同时,竟把其中显而易见的错误也一并拿来(*instinctly* 一词所以被印成斜体字,恐怕是用来

引起读者的注意,但不知为何,偏偏没能引起书作者本人的注意)。一些译者的鉴别意识和鉴赏能力,以及对名人的盲目崇拜,由此可见一斑。

例2 Phoebe Anna was thin and black, a very umbrella of a woman.

安娜是一个又瘦又黑的女人,上身粗大,下身细长。简直像一把雨伞。(《文学翻译原理》,第148页,1987年版)

原书在“上身粗大,下身细长”下面加了着重号,用以说明译者“可以在不增减、不歪曲内容的条件下适当增词或减词”(见该书第147页)。译者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这八个字加得有些不合情理。译文在前面先肯定安娜这个女人“又瘦又黑”,却突然又言其“上身粗大”,既为“瘦”,何来“粗”?如此怪异飘忽的体形令读者无所适从,这一前后矛盾的命题显然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就此译例,详见本书“逻辑的陷阱”一文)。再看:

Anna was thin and black, a very umbrella of a woman.

安娜是个又瘦又黑的女人,上身粗大,下身细长,简直像一把雨伞。(《英汉互译教程》,上册,第223页,1993年版)

该书作者如法炮制,同样在“上身粗大,下身细长”下面加了着重号,用于阐述翻译原作修辞形象时“部分释喻”或“语用引申”的方法。只要稍加注意,译文中的逻辑错误是不难发现的。然而译者只顾“拿来”,至于名人的译文是否准确,恐怕连想都不去想。

例3 As the Pegasus righted herself I got up, half strangled with the brine I had swallowed and wet to the skin.

当“彼加苏斯号”船身摆平后,我才爬起来,呼吸几乎给所吞的海水塞住,全身都湿透了。(《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第61页;《英译汉理论与实例》,第37页)

就我本人看,这样的译文几乎没有任何引用的价值和必要,像“呼吸几乎给所吞的海水塞住”这样的表达,几乎超过了鲁迅说的那种需“费牙来嚼一嚼”的程度。作家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八)中有一段话与上文相仿,读来格外亲切:

一个浪头打来,河水灌进了我的嘴里,把我呛得好久都喘不上气来。

由此我们若将上面的译文改为:

“彼加苏斯号”船身恢复平衡后,我爬了起来,灌进嘴里的海水呛得我几乎透不过气,衣服也都湿透了。

是否会好些呢?就是这样一句很不理想的译文,竟然被两本讲翻译的教科书作为范例引用(我相信该译文并非出自教材编者之手),并推荐给学生仿效,确乎令人费解。可叹那些信奉范例的学生,他们又怎么敢怀疑白纸黑字的课本呢?我们不妨再看一例:

例4 Left-handed mustache cups were also available.

左撇子用来剃小胡子的水杯也问世了。

(《英汉翻译基础》,第271页)

我实在佩服译者超凡的想象力,但又确实不明白“左撇子用来剃小胡子的水杯”是何等尤物。就 mustache cups,只在小说《飘》第九章中见过,原文如下:

She had knitted socks... and painted... mustache cups.

(*Gone With The Wind*, Chapter IX)

记得傅东华译本将其译为“胡子杯”,并在脚注中说明这种杯的杯口处有盖,长胡子的人喝茶或咖啡时不致把胡须沾湿。尽管笔者未曾见过这种特制的杯,但这个注释还是很清楚的。这等词汇即使英美人士恐怕也并非人人都说得明白,我们不知道也不为过。但

凭空造出“左撇子用来剃小胡子的水杯”这个子虚乌有的词汇用意何在呢？又有几位读者胆敢对名家的译文提出质疑呢？原书作者并未提供上下文，但该句不外是说：

此处也备有左撇子专用的胡子杯。或者：

左撇子专用的胡子杯也可以买(找)到。

上面的译文若出现在小说中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并不会给读者造成多大的麻烦，充其量是看不明白而已，但若作为范例出现在教科书中，其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不久前惊闻前苏联一首有名歌曲的歌词被我们的译者译错，而我们一直传唱了几十年竟无人发觉，足见问题的严重程度。我的这番议论绝非要大家怀疑一切，更不是散布什么名家名译都不可信的言论，我不过是想对从译者进一言，那便是必须养成严谨求实的态度，切实提高自身的鉴别意识和鉴别能力。只有这样，翻译事业才能健康发展，cows 变 crows 的闹剧才能避免。相信林语堂先生下面这段话对我们有所启示：

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这就是我们所谓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则雅韵即会随之而生。但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的诱惑所威胁或眩惑。……当一个人错误时，他简直就是错误的，不必因震于他的大名，或震于他的高深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生活的艺术》，第309-310页）

敬重名人本无可非议，但盲目崇拜则不足为训。名人未必总是明白人，这句戏言看来至少在翻译界是适用的。

引文书目:

- 《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英汉文学翻译探索》，黄雨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等效翻译探索》，金昞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王治奎等编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文学翻译原理》，张今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实用英汉翻译技巧》，冯树鉴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英汉互译教程》(上册)，杨莉葵编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英译汉理论与实例》，倜西、董乐山、张今编著，北京出版社，
1984年版
-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柯平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英汉翻译基础》，古今明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看得,念不得

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好的作品大都经得起吟诵。”对翻译而言,优秀的译文也应经得起吟诵。译者本人当然是译作的第一读者,而认真的译者往往能通过朗读发现译文中不通顺、不连贯及不自然的地方。有些句子看上去正确,却经不起诵读,请看下面几例:

例1 Sergeant—Atten-shun!

Major—As you were! Does any man here have a complaint?
Any complaints, private?

Private—No, sir.

Major—Well, I have; I haven't a cup of coffee in over week. I haven't had a decent meal in so long my stomach thinks my throat's been cut. Polish for my buttons is as scarce as hen's teeth...

中士: 立——正。

少校: 稍息!你们当中有谁要诉诉苦?有何苦处要说,二等兵?

二等兵: 没有,长官。

少校: 我有,我一个多星期没有咖啡喝了,很长时间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我的胃还以为我的喉咙割断了呢;衣扣擦光剂也缺得像鸡齿一样……。

(原文见《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第166页;译文见《参考译文分册》,第10页)

表面上看,译文与原文字字对应,几乎无可挑剔(不过“衣扣擦光剂也缺得像鸡齿一样”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其中“立——正”两字分明和原文的 *Atten-shun* 完全吻合,但这个口令却念不得。美国军人在发 *Atten-shun* 这个口令时,习惯在 *atten* 和 *tion(shun)* 之间拉长声,而绝大部分中国军人喊“立正”时,几乎从不会在“立”字后拉长声,而在“正”字上突然停止。更为妥当的译文是“立正——”,因为我们都在“正”字上拉长声,或干脆译成“立正”。

例2 ‘It is a long way off, sir.’

‘No matter—a girl of your sense will not object to the voyage or the distance.’

‘Not the voyage but the distance: and then the sea is a barrier—’

‘From what, Jane?’

‘From England and from Thornfield; and—’

‘Well?’

‘From you, sir.’

I said this almost involuntarily, and with as little sanction of free will, my tears gushed out. (*Jane Eyre*, Chapter 23)

上文选自《简·爱》第23章,是简·爱向罗切斯特坦露心迹的一段对白。请看下面三种译文:

“路很远,先生。”

“没关系——像你这样有见识的姑娘不见得会反对旅行和路远吧。”

“旅行倒没什么,就是路远;再说,还隔着海——”

“和什么隔着海,简?”

“和英格兰,和桑菲尔德,还和——”

“呃?”